

明清逸史(上)

黄勇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明清逸史(上)

黄勇 主编

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 7-5387-1439-1

出版日期: 2002年1月

定价: CNY1680.00(全4册)

中图法分类号: K20:K204.5

目 录

第十六卷目录

第八十八回	玉津园权奸伏诛 斡难河蒙古崛起	()
第八十九回	迁汴京远避强梁 渡淮水妄思开拓	()
第九十回	授节钺降盗加官 擅立皇子抱屈	()
第九十一回	史弥远姑息养奸 郑清之力主讨贼	()
第九十二回	弃汴京金人避寇 攻蔡州宋主报仇	()
第九十三回	赵制使议复中原 蒙古主兵伐南宋	()
第九十四回	贤阉巾延揽人才 太学生维持名教	()
第九十五回	丧大将天变频仍 逐宰臣人心共愤	()
第九十六回	嗣汗位改革制度 拘行人结怨邻邦	()
第九十七回	史天泽奉命讨叛贼 宋度宗下拜留权臣	()
第九十八回	困襄阳五年坚守 蹂江右三道进兵	()
第九十九回	文天祥倡议浮海 谢太后举国降虏	()
第一百回	二帝归魂空支残局 三忠殉国结束全书	()

元宫十四朝逸史

- 第 一 回 巧遇合乘龙跨凤
泣孤孀别鹄离鸾 ()
- 第 二 回 白光入室天赐麟儿
玉貌如花喜谐鸳侣 ()
- 第 三 回 俺巴该中计受非刑
斡难河游猎遇美妇 ()
- 第 四 回 劫佳人联成姻眷
发娇嗔追回叛徒 ()
- 第 五 回 奔波亡命潜迹水内
倚翠偎红匿迹车中 ()
- 第 六 回 一宵温柔订密约
两行清泪送情人 ()
- 第 七 回 缔嘉偶良宵成礼
觅娇妻黑夜进兵 ()
- 第 八 回 庆生还月圆花好
烹俘虏目惨心伤 ()
- 第 九 回 吃寡醋当筵批颊
得天佑临阵反风 ()
- 第 十 回 毳帐温柔重寻旧梦
妆台缱绻又得佳人 ()
- 第 十 一 回 闻娇叹怒歼情敌
释前嫌喜订新盟 ()
- 第 十 二 回 诈许婚有意背盟
激诸将拼命却敌 ()
- 第 十 三 回 灭克烈铁木真施威
杀汪罕太阳汗夸口 ()
- 第 十 四 回 灭乃蛮杀夫取妇
平朔漠即位称尊 ()
- 第 十 五 回 选美色使臣被拘
擒女酋主将寻欢 ()
- 第 十 六 回 张盛筵欢飧臣僚
信谗言祸生骨肉 ()
- 第 十 七 回 舍亲女西夏投诚
献公主金邦乞和 ()
- 第 十 八 回 困妇翁女夫背义
定储位兄弟相争 ()

第 十 九 回	讨回部威震讹答剌 征西域兵进印度河	()
第 二 十 回	二回妇挥泪辞故乡 两公主承恩怀妒意	()
第二十一回	并后匹嫡群女争宠 长枕大被雄主销魂	()
第二十二回	嘱后事英雄洒泪 遇良缘儿女柔情	()
第二十三回	遇强暴美人殉节 刺亲王勇士丧身	()
第二十四回	盗骨报仇克遂心愿 脂香粉阵渎乱宫闱	()
第二十五回	断玉臂珍重人道 伐金邦继承先志	()
第二十六回	信巫师拖雷代君 破蔡州完颜亡国	()
第二十七回	坠城楼美妇殉节 争浮桥勇将捐躯	()
第二十八回	导荒淫奸佞得志 兴土木黎庶遭殃	()
第二十九回	筑神坛喇嘛传道 纳回妇净室求仙	()
第 三 十 回	纵声色太宗逝世 逞威福皇后临朝	()
第三十一回	定大位亲王主政 立新君宗族生嫌	()
第三十二回	忽必烈兵征大理 蒙哥汗师侵南宋	()
第三十三回	三道诏敕建元立极 一代规模开国承家	()
第三十四回	覆祔山南宋亡国 死柴市丞相尽忠	()
第三十五回	忠魂不泯名著千秋 琼岛聚宴栏陈百兽	()
第三十六回	诛谏臣丧心病狂 崇西僧灭天毁圣	()
第三十七回	详梦兆喜获遗骸 伐陵寝虐及枯骨	()

第三十八回	幸上都花香玉笑 听轻讴魄荡魂销	()
第三十九回	讨日本两遭败衄 征占城再挠师徒	()
第四十回	因忧惧太子逝世 落圈套王妃悬梁	()
第四十一回	巡辽河铁木耳出师 谋叛变诸王子败绩	()
第四十二回	绝饮断食烈士死节 披星戴月侠女复仇	()
第四十三回	抒快美人心权臣伏法 为忧紫微变雄主销魂	()
第四十四回	五台迷西僧太后纵欲 宫闱生异象天子解迷	()
第四十五回	酒醉心迷陈仓暗渡 香消玉殒红鸾夜逃	()
第四十六回	拂柳杨花红粉初度 温衾暖帐伶官受恩	()
第四十七回	膺圣恩矫诏诛奸匿 建佛事僧徒乱禁宫	()
第四十八回	软语温情禁宫乱国母 娇嗔犷怒膝下慰相知	()
第四十九回	兴圣宫国母纳新宠 殖边廷周王泄异谋	()
第五十回	矢志不从节妇刺面 欺心谋害恶奴出首	()
第五十一回	寝宫私语贱妇逞奇谋 荒郊射猎忠臣得侠士	()
第五十二回	热闹场中乡女损节 阴云道上贤主被弑	()
第五十三回	庆生辰朱医开华宴 盼情侣闺阁露相思	()
第五十四回	慰前情闺中谈佳话 虑后患良臣请除奸	()
第五十五回	敞琼筵席上传情 贪美色宫中受制	()
第五十六回	敕贵妃姊妹受皇恩 失神主窃盗兴太庙	()

第五十七回	传假旨逼嫁孀雌 建斋醮举行大赦	()
第五十八回	集都堂大臣会议 陈时政平章辞官	()
第五十九回	当朝进谗帝师行奸 狭路相逢公主受辱	()
第六十回	结旧臣怀王抱大志 睹美色番僧起淫心	()
第六十一回	经声法鼓忽亡帝主 带刀夺门议立君主	()
第六十二回	立幼主奸相弄权 入大都藩王即位	()
第六十三回	百骑锐卒惊敌寨 一片角声退雄兵	()
第六十四回	落陷坑驸马中计 入关门诸王被擒	()
第六十五回	权相奸臣奉宝出降 泣鸾悲凤别州安置	()
第六十六回	酬功勋宗女 降 登宝位使臣劝进	()
第六十七回	进鸩酒故后衔冤 施巫蛊逆臣受首	()
第六十八回	立储君阴魂附体 避冤孽皇子移居	()
第六十九回	佯嗔薄怒废后失节 蔑理乱伦藩王迎妃	()
第七十回	受冥谴文宗崩驾 立嗣君奸相怀疑	()
第七十一回	称兵犯阙祸延灭族 逼君弑后殃及深宫	()
第七十二回	停科举谴谪谏官 议徽号尊崇婶母	()
第七十三回	戮宗王奸臣欺主 逐伯父大义灭亲	()
第七十四回	千秋遗恨太后归天 万里奉亲贤臣远戍	()
第七十五回	提旧事片言回圣意 遇新宠半夜沐君恩	()

第七十六回	贾友恒建议治河	
	韩山童妖言惑众	()
第七十七回	进番僧初习演揲儿	
	选少女秘传双修法	()
第七十八回	天魔舞锦簇花团	
	人兽斗血飞肉溅	()
第七十九回	扫群寇迭克名城	
	应天象忽亡大帅	()
第 八 十 回	明太祖奠定中原	
	元顺帝出奔北塞	()

第八十八回

玉津园权奸伏诛 斡难河蒙古崛起

却说李好义徒众七十四人,乘夜来至伪宫,等到天色微明,司阁的人开了门。好义打头闯入,大呼:“奉朝廷密诏,以安长史为四川宣抚使,令我们讨贼,有敢抗拒的,加以灭族之罪。”吴曦的卫兵,约有一千余人,闻得朝廷有诏书到来,一齐抛弃兵刃,四散而去。杨巨源同了好义,乘马捧诏,口称奉了使命,直进内室,来至寝门。吴曦刚要开门逃走,李贵举刀拦住道:“叛贼往哪里走。”随手一刀,砍中吴曦面颊,还忍着痛,直扑李贵,一同倒地。王焕急举利斧,砍入吴曦腰内,李贵方得从地跃起,用刀砍下吴曦首级,好义提了首级,驰报安丙。丙即出厅,宣读诏书,人民欢呼!声动天地。安丙又使人持了吴曦首级,抚定城中,尽收吴曦党羽,一一斩首。当下推安丙权四川宣抚使,杨巨源参赞军事,函吴曦首级,及违制法物,与所受之金人册印,一齐赍送临安。安丙自称矫制平贼,应受处分。总计吴曦僭逆,只得四十一日。首级到了都城,入献太庙,并徇市三日,有诏诛吴曦妻子,夺曦、官爵,迁吴 子孙出蜀存庙祀。

吴 在曦十余岁时,曾向他询问志向,吴曦已有背逆不臣的言语,吴 大怒,以脚蹴之,仆于火炉里面,面目焦黑,家中人皆称他为吴巴子。后来调任赵蜀,出塞校猎,至月上始返,偶然抬头,见月中有个人影,也骑着马,拿着鞭子,和自己的形状一般无二。向左右询问,可见月中人影?左右皆称尽都瞧见,所说的状貌,且与吴曦所见并无二致。因此私念道:“我命中注定大贵,月中必是我的前身了。”遂即扬鞭,对定月中的人,作拱揖状,月中人也扬鞭答礼,所以叛逆之谋愈加坚决。从事郎钱玠之,夜间梦见吴曦,向神祠祈祷,用银杯为 ,方掷于地。神已起立,向曦说道:“公有何疑,事情已交付于安子文了。”曦尚未解,神又道:“安子文之才,足以办理此事。”玠之醒后,大为奇诧!入告于曦,曦以子文为安丙之字,即召安丙为丞相长史,岂知竟为安丙所图。

宋廷自得四川平逆之报,遂遣人至金军,商议通好。仆散揆决意要罪首谋,因此议仍未决。即而仆散揆病歿,金主乃命左丞相完彦宗浩继任,与宋议和。韩 胄因屡次使命,均未议成,遂征求使才,得萧山丞、方信儒,命为国信所参议官,前赴金营。

信儒到了濠州,金将纥石烈子仁,要他缚送首谋,信儒不肯答应。纥石烈子仁竟将他捆绑了,置于狱中,命兵士露刃环守,断绝了饮食,逼他答应五项条款。信儒神色不动,徐徐答道:“反俘归什尚可答应,缚送首谋,从来无此办法。至于称藩割地,更非臣子所敢言了。”纥石烈子仁大怒道:“你不要性命么?”信儒道:“我奉使出国门时,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纥石烈子仁倒也无法可施,只得解了信儒之缚,令他赴汴,去见完颜宗浩。完颜宗浩也坚执五项条款。信儒与他急辩,说得完颜宗浩无言可答,只得给了回书,令他返报宋廷,决定和战事宜。

信儒带了书信回来,朝廷又添派了林拱辰为通谢使,同了信儒,赍带国书誓草,且许通谢钱一百万缗,再赴汴京,见了完颜宗浩。宗浩怒道:“你不能曲折建树,即带了誓书到来难道不怕死么?”信儒绝不为动。旁边的将士也说道:“这不是犒军可以了事的,须得另议条款。”信儒道:“岁币不可再增,所以把通谢钱作代。现在贵国得步进步,我惟有以一死报国。”正在争论之际,恰值安丙出兵,收得了大散关。完颜宗浩遂命信儒持复书回去。书中说是若能称臣,即在江淮间取中为界,若欲世为子国,即尽割大江为界,并斩首谋来献,添岁币五万两匹,犒师银一千万两,方允议和。

信儒回至临安,晋谒韩 胄。 胄询问金帅有何言语,信儒道:“金人要求五项条款:一割两淮;二增岁币;三索归附人;四要犒军费,那第五条却不敢明言。” 胄道:“但说不妨。”信儒徐徐说道:“五是要太师的头颅。” 胄不禁变色,拂袖径起;奏请宁宗,削夺信儒官秩三级,居住临江军。一面仍议出后,撤回两淮宣抚使张岩,以赵淳为两淮置制使,镇守江淮。

自停止和议,重行宣战之议起。那江淮一带的百姓,已受过涂炭,死于锋镝者,不计其数;听得还要再战,人心未免惊恐起来。礼部侍郎史弥远,便以危急情形入陈,请诛韩

胄以安国家。这史弥远乃是史浩之子,以淳熙十四年举进士第,累迁至礼部侍郎,兼任资善殿直谏。 胄欲启兵端,史弥远力持反对,奏言不可轻战。至是重又请诛 胄,宁宗不从。

杨后却与史弥远暗中交通,且因与韩 胄,夙有嫌隙,欲乘机报复,遂嘱皇子荣王 ,弹劾 胄。那荣王 ,为燕王德昭九世孙,本名与愿,庆元四年,丞相京镗等,因宁宗未育皇嗣,请循高宗朝故事,择宗室子为养子。宁宗即将与愿召育宫内,赐名 ,封卫国公;开禧元年,立为皇子,晋封荣王。

荣王 奉了杨后之命,等候宁宗退朝,当面禀称韩 胄,轻启战衅,将危社稷。宁宗反加以呵叱,说他无知。杨后又从旁竭力陈说,宁宗仍是游移不决。杨后道:“宫廷内外,谁人不知 胄奸邪,不过畏其势力,不敢明言。陛下如何不悟呢?”宁宗道:“恐怕未确,且待朕查明,再为处置。”杨后又道:“陛下深居九重,何从密察此事,非托懿戚不可。”宁宗心内总因 胄威权过重,倘若不能制服,反为不美。杨后看透此意,便密言道:“别的懿戚恐不可靠,何不委任妾兄杨次山,与机警的大臣妥为商议。成则固妙,即使不成,也无人知道。”宁宗方才点头许可。

杨后深恐事机泄漏,急召杨次山入宫,密嘱他结合朝廷大臣,阴谋 胄。次山知道史弥远与杨后是有首尾的,出宫之后,遂转告弥远。弥远暗召钱象祖入都。象祖从前入副枢密,只因谏阻用兵,忤了 胄之意,谪居信州;此时得了史弥远的招呼,连夜入都,与弥远秘密商议,弥远又与礼部尚书卫湿,著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张 ,会同定议。旋又通知参政李璧,璧亦赞成。但是史弥远往来各处,互相商议。外间已有人疑心,报告

胄。 胄至都堂议事,对李璧说道:“闻有人欲变局面,参政知道么?”李璧闻言,不禁面色微变,连忙镇定心神,故作闲暇之状,徐徐答道:“恐无此事。”等 胄退归,慌忙报告弥远,弥远大惊!又与张 商议,张 道:“事已势不相立,有何顾忌。只将 胄杀了,诸事自然了当。”史弥远闻言,不禁咋舌道:“君毕竟是将种,故作此语。”

原来弥远虽奉杨后之命，甚是畏惧，虽往暗中图谋，并无杀死 胄之心，乃闻张 之言，其意始决；乃稟命杨后，于半夜调取虎符，密传兵卒，保卫宫廷。又请杨后传出御批，由弥远交于钱象祖。象祖乃以御批，召主管殿前公事夏震，命他统兵三百，乘势诛奸。夏震奉了御批，遂遣部将郑发、王斌，率兵伏于六部桥，阴图 胄，突出邀截。

是夕， 胄三夫人满头花，正在庆祝生辰。张 素与 胄为通家至好，故意移庖 胄私第，佯送寿筵，以疏其防，与 胄猜枚行令，征歌选舞，欢饮通宵。这日夜间， 胄的私党周筠，已有风闻，密函告变。 胄饮酒已醉，开函看了，摇首笑道：“谁敢图我。这痴呆汉，又来乱言了。”随手将密函于烛烬上焚去。到了天明，径自驾车入朝。周筠又拦车谏阻。 胄发怒道：“谁敢为乱，他难道不要性命么？”遂登车而行。将至六部桥，见前面有禁军排列，便问有何事故？夏震挺身应道：“有诏罢太师平章军国事，特令震赍诏前来。” 胄道：“既有诏命，我为何不知。莫非有人假传诏命么？”夏震不由分说，指挥郑发王斌等，引了禁军，拥了 胄之车，竟由玉津园夹墙内，把 胄拖出了车。夏震立即取出御批，宣诏道：

韩 胄久任国柄，轻启兵端，使南北生灵枉罹凶害，可罢平章军国事。陈自强阿附充位，可罢右丞相。

夏震还未读毕，夏挺已举铁鞭，向 胄背上力击。

哪知 胄因预防刺客，身裹软缠，中了一鞭，虽然倒地，仍未受伤，夏挺乃以铁鞭力捣阴囊，方才身死。当 胄被禁军拥往玉津园时，宁宗闻信，忙出御批，命殿司速往追回韩太师。杨后连忙出阻，手持御批，且泣且言道：“陛下若下旨追回他，妾请先死于此。”宁宗始 泪而止。后人有一诗一首，咏此事道：

夜半中宫调虎符，软缠能敌铁鞭无？
九重尚矚追回泪，去国谁怜赵汝愚。

当夏震率兵邀截 胄，史弥远等在朝门守候消息，久未得信，恐事不成，惊惶异常！几欲易服而逃。恰值夏震驰马前来，报告事已了当。于是众皆大喜！互相称庆！陈自强心内甚是不安，钱象祖从怀中出御批，付自强道：“韩太师与丞相皆已罢职了。”自强道：“我有何罪，竟至罢职。”象祖道：“你不瞧御批说是阿附充位么？”自强方才无言可说，怏怏而去。史弥远、钱象祖入见宁宗于延和殿，奏称韩 胄已经伏诛。宁宗尚不相信，台谏论列 胄罪状，还不加批答。过了三日，方知 胄真个死了，方敢下诏，暴 胄之罪，颁示中外；并籍没 胄家产，抄出物件，皆属舆服等物，其家中寝榻、青 帐后，皆以罗木包围，以防刺客。所有各种珍宝，均为宠妾张、王二人捣毁，因此二妾坐徒。 胄虽有四妾十婢，并未生育。养子韩胄，流配沙门岛。陈自强窜永州；苏师旦伏诛于韶州；郭倪、邓友龙、郭 皆安置于远州。张岩、许及之、叶适、薛叔似、皇甫斌、均坐 胄私党落职，连李璧亦至降官。

先是韩 胄尝与赵师 同赵南园山庄,偕行至东村别墅,宛然如乡村景象,遥见林薄中有个牧童唱歌而来,细听其词道:

朝出耕田暮饭牛,林泉风月共悠悠;
九重虽窃阿衡贵,争得功名到白头。

赵师 听得他歌词,含着讥刺之意,遂呵叱道:“平章在此,谁敢唐突!”牧童悠然而逝,遂即不知所往。 胄深为惊异!因与师 追寻牧童踪迹,行过树林,未及数武。忽然有一茅芦,二人相偕入内,并无人迹,只有屏上写着两句诗道:

玉津园内行天讨,怨血空啼杜宇红。

那字迹有碗口大小,写得龙蛇飞舞,墨迹淋漓,还是刚才书成的。前后搜寻,又无人影,不明白这两句诗内的意思,也就抛将开去;相偕回来,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及至 胄被诛于玉津园,方才明白这两句诗,竟是预先示兆的。后人也有诗,咏此事道:

唐突平章是牧童,朝耕暮饭唱林风;
寻诗赵尹偏多事,屏上空题杜宇红。

胄既诛,宁宗乃立荣王 为皇太子,改名为洵;以钱象祖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卫湿、雷孝友参知政事,史弥远同知枢密院事,林大中签书院事,杨次山晋开府仪同三司,赐玉带。夏震升会福州观察使。改元嘉定,决意与金议和。先是遣右司郎中王,如金军,请依靖康故事,以伯父礼事金,增岁币为三十万,犒军钱三百万贯。金将完颜匡,仍要索韩 胄苏师旦首级。王答称和议定后,当丞首以献。完颜匡遂转奏金主。金主命匡移书宋廷,索 胄首,并改犒军钱为银三百万两。完颜匡奉到诏命。

恰值宋丞相钱象祖致书金军,说是韩 胄已经伏诛。完颜匡召王礪入内,问道:“韩 胄贵显已有多少年了?”王礪道:“已十余年,平章国事仅二年余。”完颜匡又道:“今日可能除去此人么?”王礪尚未知 胄已诛,只得答称主人英明果断,除去此人,并非难事。完颜匡笑道:“韩 胄已伏诛了,你回去可速送首级来罢。”王礪应允而回,入奏此事。

宁宗命朝臣会议,吏部尚书楼钥道:“和议为重,奸恶既已伏诛,还可惜一个头颅,不使速成呢?”于是廷议遂决,命临安府开礪棺,取首级。开棺之后,取了首级,竟将 胄之尸,用芦束缚,浅土瘞于其母魏国夫人墓旁。后来有人过此,见其尸体,尚半露于外。权奸结果,也算惨酷的了。苏师旦的首级,也由韶州递到,遂函了两人首级,一并付金。到了金部,金主御应天门,建黄麾,设杖钺,受了两个首级,然后悬竿通衢示众,并令士庶纵观。过了三日,方才添首藏于库内。乃与王礪订定和约,共计四款:

一、两国境仍如前。二、嗣后宋以侄事伯父礼事金。三、增岁币为银三十

万两,绢三十万匹。四、宋纳犒师银三百万两与金。

和约已订,金主召完颜匡等班师回国,交还侵地。

王礪南返,诏以和议告成,晓谕天下。以钱象祖为左丞相,史弥远为右丞相,雷孝友知枢密院事,楼钥同知枢密院事,楼机参知政事。钱象祖不久即行免职。史弥远以母丧去位;不过一年,有诏起复,自此史弥远便独专政柄。

嘉定三年,金主璣殂,无子,群臣立世宗第七子,卫绍王永济嗣位,尊故主璣为章宗。永济因章宗遗诏,妃嫔里面有两人得孕,生男当立为储贰,深恐帝位摇动,即令仆散端任平章政事,秘密商议。仆散端诈称先帝承御贾氏,当于十一月分娩,现已过期;范氏产期,应在正月,今医生诊视,胎形已失,自愿削发为尼。永济即以贾氏无娠,范氏损胎,布告国内。元妃李氏,承御贾氏,因有违言,为永济鸩死,托言暴病而亡。任仆散端为右丞相,以酬其功,人民因此不服;又值蒙古部长成吉思汗崛起,甚是勇悍,侵犯金国边境,竟有些招架不住。

原来,金国的东北方面,斡难河旁,杭爱山下的蒙古部落,自哈不勒汗,受金册封为蒙兀国王,传到曾孙手里,名字叫铁木真,便是后来元朝的太祖。他的始祖,名为乞颜,在阿儿格乃尧山下,辟地居住,传了数十代,到了朵奔巴延手里,其妻阿兰郭干,生了两个儿子,朵奔巴延便一病死了。阿兰郭干忽梦金甲神人与他交媾,又连接生下三个儿子,最小的一个,取名勃端儿,生得状貌魁梧,勇力绝人,后来子孙蕃昌,遂各自为部,聚族而居。五传至哈不勒,便是受金封的蒙兀国王了。其孙名也速该并吞邻部,威势日盛,其妻诃额伦,生产一子,初下地时,手握凝血,坚如赤石。那也速该,恰巧攻取塔塔儿部,擒了酋长铁木真,得胜回来,闻报生了儿子,便取名为铁木真。后来也速该为塔塔儿部仇人谋死。铁木真长大了,非但为父报仇,并且东征西讨,并吞了不少的部落。邻近的乃蛮部最为强悍,也为铁木真灭了,杀死酋长太阳汗,因此远近部落,尽皆畏惧!情愿尊奉他为成吉思汗。

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迁汴京远避强梁 渡淮水妄思开拓

话说铁木真威势日盛,远近部落莫不畏惧!尽愿尊奉他为成吉思汗。他们所称的汗字,就是中国主子的意思,成吉思汗乃是最大的意思。铁木真即了汗位,居然建了九磔白旗,率兵攻掠西夏。

西夏久已臣服金国,现在的夏主叫做李安全,正当内乱相仍,国势衰弱,又兼夏主懦弱无能,如何抵挡得这新出雄师铁木真呢?因此,屡战皆败,被铁木真一直杀至都城。

夏主屡向金国求救,又不见有援师前来,到了无可奈何,只得城下乞盟,把自己的爱女察合,献于铁木真为妾。铁木真最爱的是女色,自然一口答应,订定和约,班师回去受用这个美人了;回到部落。

却值金主永济,颁到接位诏书,欲令铁木真北面拜受。铁木真问道:“新天子是何人?”金使答道:“系卫绍王入嗣。”铁木真当面唾道:“我道中原天子,必是天上神人!岂知这样庸奴,也居然要做皇帝,我何能屈居其下。”遂喝令左右,将金使赶出,一面简士搜乘,整军经武,预备南下。

原来永济做卫绍王的时候,铁木真亲至静州,献纳岁币,曾与永济会晤,知他是个懦弱无能之人;现在闻得永济做了金国皇帝,如何还肯屈服,正要预备南侵。

那夏主李安全,又因累乞救援未见一应,深怨金国。他也不自揣力量如何,竟发兵往攻金之葭州,被守将庆山奴,痛杀一阵,大败而回,损了无数人马。夏主愈加恼恨!便北诉蒙古,请出兵伐金。铁木真正要南下,又得西夏之请,要显自己的威风,即带了长子术赤(卓齐特)、次子察合台、三子窝阔台(谔格德依)领了人马,浩浩荡荡,杀奔金国。

金主永济得报,命平章独吉千家奴、参政完颜胡沙虎,前往抵御,被蒙古兵一阵乱砍,败溃而逃。铁木真拔乌沙堡,陷乌月营,破白登城,进攻西京,留守纥石烈、胡沙虎突围逃走。铁木真即入南京,又令三个儿子分道攻下云内、东胜、武、朔、丰、端诸州郡。金主连得警报,又命招讨使完颜九斤、监军完颜万奴等,督兵四十万,扼守野狐岭。这野狐岭高峻异常,雁飞过此,也要遇风坠落,乃是西北一个要隘。部将明安,劝完颜九斤顿兵固守,不肯依从;劝他发兵袭击,又复不许。铁木真又进兵晷儿嘴,完颜九斤方遣明安去问他,何故入寇?明安因主将不从其言,心怀怨望,遂降了铁木真,引了人马,乘夜来攻。完颜九斤未及防备,被蒙古兵杀得落花流水,弃甲抛戈而逃,完颜胡沙虎前来接应,闻败而走,至会河堡,被蒙古兵追到,杀得全军覆没。完颜胡沙虎仅以身免,走入宣德州。铁木真陷晋安县,扑居庸关。守将完颜福寿弃关而去。铁木真又入居庸关,径抵金都。金主惶急万分,意欲徒往汴京,卒得卫兵誓死力战,遂将蒙古兵杀退。铁木真见金都攻打不下,留兵把守居庸关,带了三个儿子径自回国。金主乃征上京留守徒单镒为右丞相,纥石烈、胡沙虎为右副元帅。胡沙虎从西京逃归,到了蔚州,擅取官库金银,又擅杀涿水县令。金主绝不加罪,反命为副帅。胡沙虎愈加骄横,时出怨言,金主方将他罢职。适值金益都防御使杨安儿,逃回山东,聚众横行,四出劫掠。千户耶律留哥,原是辽人,此时也降了蒙古,攻取辽东州郡,自称辽王。金将完颜胡沙虎率后往讨,大败而回。金主仍命纥石烈、胡沙虎为副元帅,率兵屯守燕北。

纥石烈、胡沙虎因前次罢职,心中怨恨!竟生异志,与私党完颜丑奴等定计,只说奉诏入讨大兴府徒单南平,率兵直入金都屯驻广场门。令人召徒单南平来营,说他谋反,一刀杀死,遂至东华门,护卫叙烈、和尔等引了胡沙虎入宫,自称监国都元帅。命武士迫胁金主永济出宫,移居卫邸,留兵二百人监守。又使黄门入宫收玺,玺为尚宫左夫人郑氏收掌,大声叱道:“玺为天子之物,胡沙虎乃是人臣,何敢索取!”黄门道:“现在时局如此,主子亦难自保,何况一玺呢!”郑夫人怒道:“汝辈乃是近侍,受恩尤重,主上有难,当以死报。如何反为逆贼索玺呢?我头可断,玺不可与。”说罢,闭目不视。胡沙虎乃遣人

夺取宣命御宝,除授乱党数十人。丞相徒单镒,因坠马伤足告假在家。胡沙虎自欲僭位,以徒单镒素为民望,亲自往访。徒单镒对他说道:“翼王为章宗之兄,众望所归,元帅宜决策迎立,以建万世功勋。”胡沙虎默然,遂令宦官李思中,鸩杀金主永济,令人至彰德,迎升王至燕京即位。

镒初封翼王,进封升王;至是即位,立子守忠为皇太子,追废永济为东海郡侯。胡沙虎又诱领缙山行省事完颜纲回都,伏兵杀之,尽撤沿边防御。铁木真闻得金防尽撤,又入寇怀来。金元帅右监军术虎高琪与战大败。蒙古兵薄中都。胡沙虎适有足疾,乘车督战,大败蒙古兵,足疾因此益甚,遂召术虎高琪入卫,限日至都。高琪违限而至,胡沙虎欲行斩首。金主璘谕令免死。胡沙虎乃益高琪兵责令出战,并当面饬道:“胜则免罪,败必斩首。”高琪率兵迎战。

自夕至晓,北风大作,金兵尽在下风不能开目,大败而退。高琪对部下说道:“我等虽得逃回,仍归难免一死,不如杀了胡沙虎,再为计较。”部兵将皆答应,一哄至胡沙虎私弟,团团围住。胡沙虎欲越后垣而逃,无如足疾未愈,不便扳登,坠落地上,伤股不能起。高琪赶来,一刀杀死,取首诣阙,自请坐罪。金主璘反加抚慰,下诏暴胡沙虎罪,追夺官爵。命高琪为左副元帅、将士们皆论功行赏。

蒙古兵已四出分路,连陷九十余郡,两河、山东数千里,尸骸遍地,村落为墟,又进兵攻中都。铁木真遣人告金主道:“你国山东、河北皆为我有。你们所守不过燕京,我不难一鼓荡平。但天既弱你,我不忍再加逼迫,可速行犒师,消我诸将的怒气。我即回兵了。”金主璘,乃命右丞完颜承晖,出城议款。铁木真道:“你主子有子女么?何不遣来侍我?”完颜承晖回报,金主只得将故主永济的少女假称公主,献于铁木真,并将金帛童男女各五百,马三千匹犒师。铁木真乃率兵回去,出居庸关,将所虏两河、山东少壮男妇,尽行杀死,奏凯而归。

金主璘惧蒙古再来,欲迁都汴京。左丞相徒单镒,再三谏阻,金主璘不从,徒单镒忧愤而亡。金主乃命完颜承晖为都元帅,穆延尽忠为左丞,护太子守忠,留守中都,自率六宫,启程赴汴。铁木真闻得金主徙汴,不禁怒道:“既已讲和,还要迁都,这明明是疑我了,我岂肯为他所欺。”遂大阅军马,再举南下。巧值金国金礮军作乱,戕杀主帅索温,另推卓达为帅,遣使至蒙古请降。铁木真令降将明安等,出兵助卓达围攻燕京。金主璘,得知燕京被围,忙召太子守忠赴汴。太子一去,燕人益惧!蒙古将木华黎,又分兵辽西,攻金北京。守将银青,出战败回,为部将完颜昔烈等杀死,共推寅答虎为帅。寅答虎见蒙古兵势甚盛,遂即迎降。辽西州郡,望风纳款,燕京危急万分。留守都元帅完颜承晖,因穆延尽忠,久列戎行,尽将兵权付与,自己总揽大纲,飞书向汴京乞援。金主璘命左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伦庆寿,率兵数万,分道往救,又命御史中丞李英,专主运饷,行省孛术鲁为后应。李英到了大名,终日饮酒。蒙古兵前来劫粮,他还不曾知道,行抵霸州,途遇蒙古兵,把所有粮草,尽行劫去。李英还醉眼模糊,似醒非醒,似睡非睡的坐在马上,口中连说好酒!好酒!早被蒙古兵赶到马前,乱枪搠死。永锡、庆寿的两路人马,闻得粮已尽失,只得逃回。燕京救援既绝,完颜承晖便约穆延尽忠誓死力守,尽忠语言支吾。完颜承晖知道不妙,乃辞别家庙,修了遗表,付于尚书省令史师安石,赍赴汴京,遂即仰

药而死。尽忠见承晖已死,决计南还,携了家眷,行到通元门,有无数留的燕京的妃嫔,求着带了逃走。尽忠诈言出城开路,再来携带同行。妃嫔放令出城,他便带了家眷急急南奔。妃嫔们进退无路,被蒙古兵一拥而入,老年、丑陋的尽作刀下之鬼,少年美貌的,全行掳去,任意奸淫。燕京既破,宫室焚毁,府库珍宝搜刮净尽,金国祖宗的神主,也取投溷厕。金人入汴京,掳掠宋朝的时候,也没有到这样地步,这才是天理昭彰,报应不爽哩!金主礮得了完颜承晖的遗表,也没旁的言语,但追赠承晖尚书令,晋爵广平郡王。穆延尽忠,抛弃燕京的罪名,非但不问,反用为平章政事。蒙古兵势如破竹,进攻潼关,急切攻打不下,便从嵩山小路,绕道汝州,直抵汴京。金主忙命花帽军前去阻截,杀败了蒙古兵的前队,铁木真方才退回。

哪里知道,蒙古兵方退,山东又大乱起来了。原来自从杨安儿逃往山东,群盗响应,势颇猖狂。这杨安儿自小无赖,以鬻卖马鞍为营生,所以人皆唤他为杨鞍儿,他即以此为名,自称安儿。他还有个妹儿,名唤杨四娘子,善用双刀,勇悍无敌,连安儿也杀他不过。因此,兄妹二人招募了许多无赖之徒,日夕攻掠,且结了一寨,称为杨家堡。金行山东省事完颜霆,命人招抚安儿,授为防御使。蒙古兵攻燕京时,金人令唐括合打为都统,安儿为副,往救燕京。安儿行至鸡鸣山,径自逃回,率众劫掠州县,戕杀官吏。

其时恰有潍州祀海人李全,本是农家子弟,生得蜂目蛇头,虎背狼腰,颇精骑射,善使铁枪,运动如飞,人皆称之为李铁枪。聚集徒众,出没青、沂二州,部众尽衣红衲袄,以为识别,因此又取名红袄贼。打家劫舍,放火杀人,十分厉害。各村堡莫不畏惧。尽出牛酒往犒,期免抄掠。惟杨家堡恃着杨安儿兄妹,英雄无敌,与李全各不相下。李全也闻得杨安儿之名,便与寻他决斗。安儿出战,势将不支,幸得妹儿杨四娘舞动双刀前来替代。李全又与杨四娘决战,一男一女,战了一昼一夜,两下不分胜负。安儿见李全与自己妹儿本事相同,竟是一对好夫妇,便命人通知李全,愿以妹子嫁他为妻,两家言归于好。李全也因杨四娘英雄了得,心几爱慕,便一口应承。即日宰牛杀马,大开筵宴,便在杨家堡结为夫妇。安儿自与李全合并,声势更加浩大,居然夜郎自大,僭号称王,改元天顺,称霸一方。金将仆善安贞奉了金主之命,统花帽军来至山东,与行省事完颜霆会同征讨。杨安儿奋力迎战,究系乌合之众,敌不来纪律之师,连遭败衄,航行入海,金人悬赏购缉安儿、李全之首。舟人曲成,袭击安儿于舟中,安儿投水而亡。杨四娘仗着勇猛,杀了数人,得脱性命。时李全已还青州,安儿党徒刘全等,收拾余众,权奉四娘为主,号为姑姑,亟遣人往速李全回救。李全星夜奔归,与李四娘合力再战,又为金军所败,退入东海。金兵又剿平他盗刘二祖等,余盗如霍义、彭义斌、石圭、夏全、葛德广、时青等,穷无所归,往来岛屿间以劫掠为生。李全与杨四娘也四出掳掠,借此度日。宋知楚州应纯之,令镇江武锋卒沈铎,定远民李行,招抚群盗,号称忠义军,分两路伐金。李全遂引五千人来归,副将高忠蛟,与他合兵攻克海州,因粮饷不济,退屯东海。既而李全又与其兄李福袭金,克夏莒、密、青诸州。应纯之奏称山东群盗,皆已归正,中原可复,请授李全官秩,以励为众。有诏授李全为武翼大夫兼京东副总管。

金主礮,自迁汴京后,遣使报告宋朝,并督催岁币。宁宗令辅臣会议,廷臣主张不一,有请绝金岁币的,有仍请和金的。起居舍人真德秀,上疏请绝岁币,图自治。宁宗见

了真德秀之疏,遂罢金岁币。西夏主李安全歿,族子遵琐继立,致书宋廷,请夹攻金人,恢复土地,宁宗不答。后又命使,贺金人正旦。刑部侍郎刘钥,及太学诸生,上章谏阻,皆不报。未几,命真德秀为江东转运使,德秀陛辞,上言五事:

一、祖宗之耻不可忘。二、比邻之盗不可轻。三、幸安之谋不可恃。四、导谏之言不可听。五、至公之论不可忽。

五事以下,又有十失,反复开陈,约有一二万言,宁宗不置可否,好似没有听见一般。

到了嘉定十年,金主璣听了王安世之言,意欲南侵,遂用王安世为淮南招抚使。术虎高琪也劝金主侵宋。金主即命乌古伦庆寿、完颜赛不,率兵渡淮,取光州中镇渡,杀死榷场官盛允升。乌古伦庆寿,分兵犯樊城,围枣阳光化军。另遣完颜阿璘入大散关攻西和、阶成诸州。宋廷得了警报,命京湖置制使赵方,江淮置制使李珣、四川置制使董居谊,分头抵御,便宜行事。赵方,字彦直,衡山人,曾从张拭游,通晓大义,淳熙中举进士第,授青阳县令。常对人说:“催科不优是催科中抚字;罚无差是刑罚中教化。”因此政绩卓著,累迁至京湖置制使。此时闻得金人入寇,亟召二子范、葵,说道:“朝廷忽战忽和,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今敌兵已出,我只有死战报国了。”遂率二子往襄阳,檄调统制扈再兴、陈祥,钤辖孟宗政等,往援枣阳。分派军马,扼守要隘,以为犄角。扈再兴等方至团山,已见金兵蚁附而来,势如风雨骤至。亟令陈祥、孟宗政率兵埋伏,自率兵迎战,略略交锋,即便退却。金人乘胜追杀,一声炮响,两路伏兵,分左右杀出,扈再兴挥军回击。金人三面受敌,顿时溃乱。宋军奋勇追杀,直杀得金兵尸骸横藉,血肉横飞。孟宗政乘胜而进,驰赴枣阳。围困枣阳的金兵,骸溃而退,孟宗政驰入枣阳。赵方接到捷报,心下大悦!即令宗政权知枣阳军。既而赵方部将王辛、刘世兴又连败金人于光山随州之间,赵方遂请旨伐金,宁宗闻得连次获胜,也就胆大起来,便下诏,诏谕中原官吏军民人等,各申议愤,合力讨金。这诏下后,两边备战日亟。金完颜赛不,又率众十万,进攻枣阳。孟宗政约扈再兴为外应,修城掘壕,誓众守御,与金兵相持三月之久,大小七十余战,无一次不胜。完颜赛不忿甚,依仗人马众多,环壕筑垒,誓必攻下枣阳。宗政乘隙出击,垒不能成,又盛兵薄城。宗政随机应变,城终不下。随州守许国,率兵来援,抵白水,鼓声相闻,宗政即统兵出战,金人披靡,相率遁去。金将完颜引步骑万人,西犯四川,破天水军,进大散关,入皂荚堡。利州统制王逸,召集兵民,驱逐金兵,夺回大散关,追斩金统军完颜,进秦州,至赤谷口。沔州都统制刘昌祖,命其退兵,竟至全部溃散。金人复合长安凤翔之兵,再攻西和、成、阶诸州,进薄河池。兴元都统悬吴政,率兵驰御,杀退金人,尽复所失之地。金主璣闻得各路胜败无定,心下也觉追悔!更兼河北郡县,尽为蒙古所破,腹背受敌,只得命开封府治中吕子羽为详问使,渡淮议和。行到中途,为宋人所拒,只得折回。金主璣命仆散安贞为副元帅,辅助太子守绪南下,并命西路诸军会攻西和、成、凤诸州,入黄牛堡,吴政阵亡。金兵入武休关,破兴元府,陷大安军,直下洋州,沿途州县,望风而溃,董居谊也随众逃走。都统张威,令部将石宣等,至大安军,截击金兵。

未知胜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